



陈残云著

山村的早晨

山 村 的 早 晨

陈 残 云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內容說明

本書共包括兩個中篇小說，分別地描寫了華南農村在土地改革後，又進一步對舊的婚姻制度及對小生產者的男權自私自利思想作鬥爭的故事。小說通過這種農民內部的兩種思想鬥爭又同時展開了尖銳的階級鬥爭，揭露了垂死的、地主階級的陰謀詭計，從而提高了農民的警惕性和階級覺悟。

小說具有南方農村的風俗特色，真實地反映出華南人民在階級鬥爭中的成長，並刻劃了農村中新型婦女的形象。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順條胡同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發行

*

書名599 字數 88,000 頁本787×1092開 1/32 印張 5 1/8 洞頁2

1957年1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80001—24000册

定价(6) 0.44元

统一书号：10020·599
定 价： 0.44 元

目 次

山村的早晨.....	1
喜訊.....	61

山村的早晨

今天的农委会議，不知为什么不見平三嫂。她是农协副主席，这样一个商量試划階級的重要會議，她不來，大家有点焦急。自从她参加了核心小組，又从貧雇农主席团到农协，她沒有一次迟到过，但在这个緊急关头，却不見她的影子。是不是發生了意外的事情？大家疑惑着。

农协主席郭松，这个冷靜的善于忍耐的中年人，这回却急得滿头大汗，他想到村上去找她，又怕來來往往拖了時間，而且她不一定在村子上。但不找她，會議可就开不順，妇女們要她去發动呢。“还是去碰一下好”，郭松想。于是不声不响地跳出了农协大門。

“郭松！”那位永远閃着乐观的大眼睛的女同志小辛，追出門外，叫道：“你先跟大家醞釀醞釀，我去尋她來。”

郭松犹疑一陣，接受了小辛的意見。

小辛匆忙地出門，穿过荷塘小路，抬头一望，望見

平三嫂一面用袖子揩眼睛，一面急促地走过木桥，她高声叫：

“三嫂！——”

平三嫂不回答，小辛奔到她面前，热情地问道：
“你可是忘掉了时间，大家等得发气哩。”

“我准备接受批评。”平三嫂低声说，不敢望小辛，但小辛看见她眼睛有点红润，怀疑她曾经哭过，于是带着安慰的口吻说道：

“又跟平哥吵嘴了嗎？”

“吵嘴？”平三嫂直率地反问，象要吐掉一股闷气，“谁跟他吵？这十多年來，我受够了他的牛气。你在我家里住了这半年，他脑筋好象通啦，在你面前什么都和和气气，但你不在，一点小事又发气，谁受得了？”

“还是我不好，我对他道理讲得少，不能帮助他打通思想，特别是他那种看不起女人的封建思想。”小辛温和地解释，一面拖着她向前走。

“你叫我怎么搞工作，怎么见人？”平三嫂难过地望着小辛，胡乱地抹一抹眉梢上的汗珠，“前天晚上，我才在大会上做了开家庭会议的报告，大家都说好，要学我们样；水五嫂说学了我们样，婆婆姑姑都有说有笑了——”

“是呀，你带动得好，”小辛鼓励着，“扭转了许多人对家庭会议的失败情绪。”

“可是今天一早掘大葛回来，吃过饭我就想来开会，

他却叫我把大葛掘完，不然山猪吃掉。我說开会重要，他說掘大葛重要，就这样吵起來。”平三嫂还有点生气的样子，臉頰上兩条淺淺的皺紋，顯得特別深陷，“水五嫂要帮我們掘大葛，讓我來开会，他又不肯，老是吵，吵得沒出氣，鍋头差不多也打破啦。小辛你說，我們的家庭會議还作典型報告，不是騙人嗎？”

“唔——”小辛想了一陣，想不出適當的話，平三嫂接着又道：“罵一下不要緊，就怕他那句話……”

“什么話？”小辛急忙問。

“离婚！”

“他要和你离婚？”

“說过十几次啦！”

“假的。”小辛不相信，“他不会——”

“說得多，假的也变成真，叫人听起来多难过！”

“从前吃苦麥菜，吃仙人掌，吃狗狼，吃黃狗头，都捱过去啦。現在翻身了，难道会鬧离婚？不会的。”小辛安慰着，“你們是大勞大苦的患难夫妻，群众都說，你們是好夫妻。”

“床头好，床尾罵，就是欺負我！翻身翻得这样子有什么意思？小辛，你說我落后吧，我有点灰心。”

“灰心？”小辛悄然想，故意放慢脚步。隨道：“你灰心了，工作不干了，他就不欺負你？”

平三嫂不說話。

小辛还要用从前講过的刘胡蘭的例子來鼓舞她，郭松却撞了出來，他又高兴又責怪地望着她。她那帶着悔怨的臉孔，立刻想恢复平靜，但轉不過來，一面用不自然的微笑望着郭松；一面輕輕地拉一拉小辛的衣角，意思是不要叫別人知道她夫妇吵嘴。小辛理解她，特別是理解她不肯在农委面前表示半点消沉。她尽管是受了委屈悄然地流过眼淚，有时也对小辛發点脾气，但不知道什么叫做困难的埋头苦干的作風，和对敌人永远不放松的倔强的性格，会推動她克服那种农村妇女特有的自卑的軟弱的情緒。因此，小辛很放心，今天这个会，不会因为她那点苦惱的心情而受到影响。

她走進了会場，極力压制住內心的不平靜的情緒，和往常一样，嚴肅又和藹地對大家微笑。她看見大家并没有怪責她，感到愉快，同时又有說不出的慚愧。

沒有爭辯完的先划自己还是先划敌人的問題，繼續爭論着，武裝委員梁鴉不高兴一件事情爭來爭去，急躁地叫道：“指甲那么小的事情爭半天，時間不够啦，我主張小辛出个主意！”

“你們的主意比我多，大家商議吧。”小辛帶着謙虛的口吻。

“你就是怕包办代替——”梁鴉直率地批評着，“毛主席派你來，就是替我們出主意嘛。”

郭松不同意梁鴉的意見，“划階級是大事情，趕時間

办不好，还是要多討論。”

“時間不赶怎么办？”梁鴉性急，直率，那黑得發光又長着粗鬚子的臉頰，和性格很相称。这时他急得脖子上突現出豆角大的青筋，“禾快黃啦！到割禾时，田沒分完，教你农协委員包也包不了。”

“这样爭，还不是更拖時間？我提一个意見——”平三嫂有意把問題拉回來，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态度，“我主張先划自己人。区委書記說過，我們苦情吐了出來，仇人躲不了，苦連苦，心連心連了起來，斗地主就心齐，力量大，地主有詭計也出不了啦——”

“对，对！”郭松抹了鼻尖上的汗粒，插嘴道。

“大家知道自己是什么階級；那就安心了。”平三嫂繼續說，“梁鴉，你說对不对，團結自己斗敌人！”

梁鴉爽快地答道：“我同意。”

大家都贊同平三嫂这个簡短的結論，她又慎重地征求小辛的意見。

小辛細心地看看小筆記本，似乎准备了一套意見。但好半晌都不表示态度，靠近她身边的平三嫂心急地碰她一下。她挺直了腰身，仰臉道：

“别的地区的老經驗，是先划敌人后划自己，你們提出的方法却是新的，这倒会創造一个新經驗，我同意。”小辛頓一頓，帶着安詳的笑意，“但划階級不是一个技術問題，而是一个思想工作，階級划得好不好，要看思想發

动得透不透。”

郭松象獲得新的啓示似地，搶先說：

“对敌人要貫徹訴苦挖根！”

“对呀，”小辛补充說，“对自己人也要暴露思想，有什么問題解决什么問題。可不要千篇一律，老是一条苦根通到地主身上。要曉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苦情。比如說，有人要訴一訴被丈夫欺負的苦，就讓她痛快訴吧，摸出根由，大家帮助解决，这才叫思想發動，才能團結自己斗敌人！”

梁鴉贊嘆說：“对对……”

平三嫂默不作声。但她有了很深的感受，好象得了意外的收穫似的，她感到無限愉快，斗争信心也更强了，她忘掉了先前那种近于自私的悶气。

秋末的南方的山区地帶，白天太陽热得厉害，但太陽落了山，就有点輕寒。現在，會議散了，平三嫂和小辛在山路上走着，輕風吹乱了她們的头髮，吹得平三嫂的略厚的嘴唇有点干燥，吹得小辛的晒得粗黑的長形臉孔抹上了一層灰塵。

“冷嗎？”小辛捏一捏她的手掌。

“不冷，你呢？”平三嫂反問。小辛搖搖头，平三嫂不相信地：“你总是这样，冷不肯說，餓也不肯說，小辛，这半年來，我們把你餓瘦了。”

“你把我当作自己人，还是外人？”小辛笑着。

“就是自己人，才不舍得你瘦啦。”平三嫂親热地望着小辛，从小辛的消瘦而顯得結實的臉頰上，忽然牽起一些回憶，她想：小辛初來時，臉孔又圓又潤，手脚那么斯文，而今呢，我把她養瘦了，模樣又是那么粗黑，跟鄉下姑娘一样，粗手大腳。平三嫂又想，这也好，一个女人硬朗，有力量，不容易給男人欺負，不过——她覺得自己想錯了——不对，她是个共產黨員，共產黨夫妻間講道理，講民主，有礼貌，不会象我們蚊子小的事吵半天。

“你在想什么？”小辛好象从神态上摸中了平三嫂的心思。平三嫂故意避开小辛的視線，習慣地用手背抹一抹自己的鼻孔，然后，不按着小辛底問話，另有感受地自語着：“共產党真好！”

“好在那里？”小辛趁勢啓發她。

“样样都好。”平三嫂籠統地回答。这句籠統的話，就是农民群众身受实感的概括的結論，小辛想，應該引導她从許多具体事实，連結到自己的个人願望与要求。平三嫂歪轉头，又望望小辛：“就是做人也好。”

“是的，做一个共產黨員是光荣的！”小辛微笑說。

“我——”平三嫂自卑地吐出一个字，又咽住，定神地想了一会，又鼓着勇气表示自己的态度，“我能不能進党？”

“你想過嗎？”小辛帶著親切地探試的口吻。

“想過。”平三嫂又覺得自己說錯了話似的，“不，我想得不踏實，太落後啦。”

“你有希望的！”

“工作做不好，又愛想自己，不是太落後？”

“以後工作做得更好，又不想自己，那就——”小辛正要鼓勵她，突然，聽見一陣近于嘈吵的聲音，她停了嘴，抬頭一望，望見劉平挾着幾件衣服，急匆匆地走過木橋。後面跟着那個唱过大戲，又當過國民黨警察的瘦子單眼照。

爭吵聲還繼續着，單眼照的聲音：“就是當過幾年警察，也沒做過壞事，怎麼不讓我入組？”

劉平的聲音：“你造謠，又跟地主拉拉扯扯！”

單眼照的聲音：“有時喝了酒，發點小脾氣是有的，我可沒勾搭地主呀！”

劉平大聲說：“這兒錯，那兒過火，左彈右唱，沒立場，不是造謠是什么？”

單眼照說：“你們不讓我入組，我才有這股火氣哩……。”

劉平不睬他。單眼照看見三嫂和小辛迎面而來，不敢跟上去，沒趣地溜走了。

小辛立刻趨前几步，高聲叫：“平哥！”

劉平停住腳，不說話。那雙細小而閃亮的眼睛，悄

悄地瞪視一下平三嫂，便無目的地轉向小辛。平三嫂故意不望他，低着头，漫然地望着小溪的流水。

“辛姐！”刘平忽然客气起来，这客气，好象帶着一种要求，要求她向三嫂解釋自己的过错。刘平这个人，身躯結实，并且勤劳又善于耕作，不賄錢，又不惹事生非，在村里是使人敬仰的头等庄稼漢，因之他自負自尊，又很急躁，很倔强。由于这种性格，在旧社会里，吃过不少恶霸和地主的虧，以后就变为埋头劳动不管“閑事”的好人，而他的英雄主义，就成为一股被抑压的屈气，只向老婆發泄。他從來不大願意承認自己的过失，特別在女人面前。在他想來，女人总归是女人，不依靠男人就活得很可憐。土地改革以來，在斗争恶霸三脚凳和蛇头耀的时候，他出了气，又顯出了英雄气概，被选为村的領導人物之一，也發动了自己的老婆。后来，平三嫂在領導斗争、貫徹党的政策和联系群众各方面，都表現了突出的成績，慢慢地成为小鄉的領袖，他的丈夫威風就被压低了似地，很不服气，于是在公开場面服从女人的領導，回到家里又指桑罵槐地、以丈夫的权威压女人。然而另一种真实感情，是他很爱她，十多年來受尽生活的磨折，她都沒有怨言。此外，他保持一种自尊的想法：“我發动你的！”由此得出一个結論是：“男人到底比女人强。”至于小辛，也是女人，他是佩服的，他佩服小辛來到村里不久，就那么大胆地解散了地主狗腿控制的旧基層，

發動了群众，扭轉了沉悶的局面。但佩服的是一个共產黨員，不是佩服女人。不管怎么吧，他总是敬愛小辛，願意听小辛的道理，却害怕小辛站在老婆一面，对他進行批評。現在，他对小辛如此客气，这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沉默了一陣，說：“辛姐，你冷嗎？”

“我不冷，三嫂冷。”小辛看看刘平，又看看三嫂。

刘平知道老婆受冷，特意把衣服送來了，但一种自尊的近于賭氣的情緒，扭不過來，不肯把衣服正面遞給她，却交給小辛。

小辛接过衣服，就轉手遞給三嫂，三嫂不肯要，默然地拉着小辛匆匆地走。

走过小木桥，小辛把衣服披在三嫂肩膀上，三嫂胡亂地塞还小辛，賭氣地自語着：“冷死了也好，不用人家鬧离婚！”

“你——”刘平耐不住，难过似地，“一句話老挂在心上。”

“我怨自己不怨人，”三嫂乘勢泄一口悶气，“嫁鶲隨鶲，嫁狗隨狗，嫁着狐狸隨山走，人家要怎么就怎么，我只怨命苦！”

“辛姐，你听——”刘平有点着急，很想緩和这种空氣。

“你說過的話，对辛姐說呀。”

“我承認說錯話，好不好？”刘平懊悔的，好象被一些

什么刺激着，不能不含糊地承認一点錯誤。

小辛偷偷發笑，不說話，有意讓三嫂訴一訴苦。然而劉平認了錯，三嫂心里感到舒服，也就不訴了。夜風輕悄地吹來，小辛把衣服搭在三嫂肩上，三嫂把它穿上，感到分外溫暖。

夜已慢慢黑了，她們走到村里，已經有些人吃了夜飯，在祠堂面前等着开会，她們急忙地奔回家去。

沒有月亮的夜晚，繁星閃爍着耀目的銀光，村庄浸在淡淡的微光里，从云霧山延綿而來的崖樓大山的山峰，迷蒙地矗立在夜空中，那麼嚴肅，那麼靜。村前小溪的流水，清澈地照見溪邊水蘿蔭的枝桺和亞娘鞋的葉子。星夜的小山村，最能顯出它的朴素，美丽和幽靜。這裏面，正有一股青春的銳利的力量在孕育着和生長着，也有殘酷的霉爛的旧力量迅速地消失與死亡。

雖然天空有燦爛的星光，而村子上的弯曲的小巷，參差不齊又有些傾塌了的矮屋，却是黑魃魃的，一丈以外就辨不清誰的臉貌。

平三嫂點燃了竹籬在小巷里走着。

她走過了水五嫂的門前，想進去跟水五嫂談談串連情況。但推門一望，五嫂不在家，她扭頭就走了，她想，五嫂一定去串連了；經過這回划階級，五嫂二十年來的屈辱，丈夫被冤屈地打死，大女兒餓死，自己被蛇頭耀

强奸，这些苦情都吐尽了，心也雄了，串连准是串得很起勁。

三嫂想：这回划階級，对地主進行斗争，群众的气势一定很大，因为訴苦追仇，人人追到蛇头耀，人心齐，仇恨大，又学会了料洞小鄉的“五串五斗”的斗争办法。

她想着，走着。

一个陰沉的影子，擋着她的去路，她奇怪地提高火籬一照，照見一个头髮蓬松的中年妇人，哭喪着臉凝視她，她正要追問，那人却用哀求的口吻搶先說：“平三嫂！我們是中农，为什么人人都划了，留着我們不划？”

这原來是蛇头耀的侄媳馬二娘。她丈夫叫馬文驥，在广州一家野鷄中学畢了業，回到鄉里当小紳士，憑了惡霸伯父的势力和錢財，和一群偽鄉長過腐化生活，并且勾連土匪头刘漢清，無惡不作。解放后跟家庭鬧分家，一九五〇年二月，匪首叶肇和刘漢清，率領地主、惡霸、土匪和流氓，進行暴動，他參加过秘密會議。暴動失敗了，他伪装進步，以后，不知那里抓來一些“進步”关系，竟混進广州一家貿易机关当职员。而馬二娘，也擺出个裝窮叫苦的样子。她常常到田里去，誇說自己勤勞生產。地主狗腿旧农會長，就把她的階級定为“中农”。这回查漏網大家对她有了怀疑，擺着不划，馬二娘心慌了，于是到处鑽营。

“你急什么？”平三嫂大模大样地回答她。